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丛书

【精装本】

太白文艺出版社

# 三國志

「西晋」陈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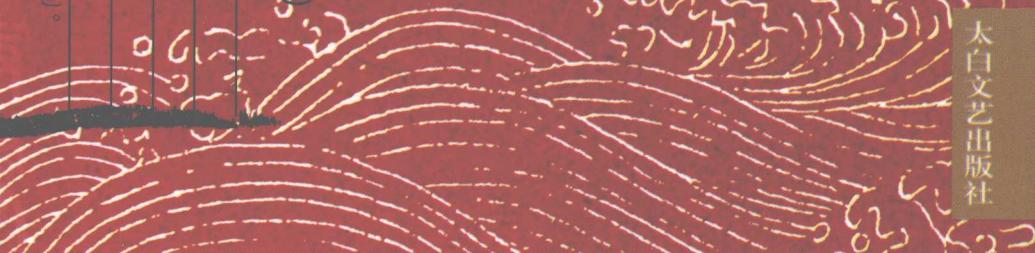
著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

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丛书

# 三國志

〔西晋〕陈寿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志/(晋)陈寿撰;罗文军编.一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680-454-4

I . 三... II . ①陈... ②罗... III . 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  
—纪传体 IV . 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405 号

**三 国 志**

[西晋]陈寿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98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80680-454-4/I·312**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410005)

景平年中，至沓县封亮墓，断坟碑表祠。既祭，受步卒参军，并附碑表祠。《亮墓碑》云：“宜夫志举，竟节亮声”“神出鬼没”。又建三碑于亮墓前：（1）表忠碑，立于建兴元年，碑文曰：“亮事先主，尽忠益汉，志在匡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表信碑，立于建兴二年，碑文曰：“亮性至孝，事君尽节，知恩图报，克己奉公，平明正直，赏罚分明，信于上下，恩于百姓，信于四境，名流后世。”（3）表德碑，立于建兴三年，碑文曰：“亮之德，盖有三焉：一曰清高，不以权贵而失其操；二曰淡雅，不以富厚而忘其本；三曰谨慎，不以急躁而失其机。”陈寿（232—297年），字承祚，生于蜀汉的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北）。少年好学，拜著名史学家谯周为师。陈寿成年后，曾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不阿附专权的太监黄皓而屡遭贬黜。公元263年，曹魏灭蜀汉，陈寿正31岁。265年，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晋司空张华器重陈寿才能，举荐他为孝廉，担任佐著作郎，不久升任著作郎。274年，他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280年，晋朝灭亡东吴，全国统一。陈寿参考吴、魏各国史书，又悉心搜罗蜀汉史料，精心整理，花了将近十年，写成了《三国志》。

《三国志》共65卷：《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陈寿身为晋臣，不得不以魏为正统；而且从形势上客观分析，魏占据中原广大地区，蜀吴偏处一隅，也不得不以魏为正统。但他对自己的故国蜀汉是有感情的，如写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人，都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又如《三国志》对魏国君主称为“帝”，其配偶称“皇后”；对蜀汉君主称“主”，其配偶称“后”；对吴君仅孙权一人称“主”，其他直呼其名，其配偶称“夫人”。这便是贯彻了作者的观念与感情。可贵的是，他尊重历史，将三志并列，以示鼎足之势。这种体制，为唐代修《北史》、《南史》，元代修《宋史》、《辽史》、《金史》，开了一扇法门。高丽国的《三国史记》，将新罗、高句丽、百济并列，也可能受《三国志》的启发。《三国志》表现了陈寿总揽全局的史识和史才。不仅三志并立，而且密针缝制，纲目清晰。《魏志》诸纪，提挈三国历史大事，是全书纲目；接着又补证汉末割据的群雄，以表示汉末中原形势及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蜀志》突出先主和诸葛亮，以显示他们身系蜀汉的兴衰。《吴志》按孙坚、孙策、吴主权的顺序，以表明孙权承父兄之业，吴国三代经营江东。

《三国志》表现了陈寿对史料去取的精严态度与公正直书的史德。《诸葛亮传》最能体现这一点。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的父亲

担任马谡参军，也受了髡刑。陈寿却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并批评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魏略》《九州春秋》说诸葛亮是主动投奔刘备，陈寿根据蜀地史料记述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跟《出师表》的自述是符合的。《蜀记》中说（裴注引）：诸葛亮于建兴五年北伐，屯住阳平，遣大军东征，这时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径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将士惊慌，而诸葛亮意气自若，命令大开城门，偃旗息鼓，致使司马懿惊疑撤军。这段记载，便是“空城计”的由来。但这不合历史与情理。当时司马懿在荆州宛城，并不在关中，所以，陈寿不取这段史料。当取则取，当舍则舍，不溢美，不隐善，力求恰如其分。所以人们称陈寿为良史之才。

《三国志》叙事纲目清晰，文笔简洁，但不失生动形象，“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刘熙载《艺概》）。全书记叙了黄巾起事、董卓之乱、群雄纷争、官渡之战、隆中对策、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魏晋兴替等关系全局的大事，勾勒出了三国历史的清晰脉络。细微处亦颇见精神，如：写关羽刮骨疗毒，写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皆虎虎有生气。

《三国志》的缺陷是没有“表”“志”二体，而且记事有简略、疏漏之弊。如：魏晋玄学、建安文学，皆一代之盛，《三国志》都不能充分反映出来。玄学的杰出代表王弼竟附在《钟会传》后，以略略数语带过。又如：杰出医学家张仲景、著名巧匠马钧，都没有立传，所以刘知几《史通》批评陈寿“网漏吞舟”。故陈寿作书约 130 年后，裴松之作注，以求补正陈寿的疏漏失误。

裴松之（372—451 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东晋末年历任殿中将军、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职。曾为刘裕幕僚，随从北伐。刘宋开国后，任中书侍郎，封西乡侯。他奉命注《三国志》，鸠集传证，增广异文，于元嘉六年（429 年）完成。

裴注在学术上的贡献有三点：一是突破汉晋归旧只重视音义、典制、章句的樊篱，博采群书，补阙备异，开创了古书注释的新体例。后来，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注《水经》，都受其启发，具有独特价值。二是收纳异闻，考证得失，审辨得失，成为后世史学考证的先导。三是论辨史事，评议原书，是史学评议专著的滥觞。

总之，读史者必读“四史”或选读其中的优秀篇章，而读《三国志》者

又必读裴注。

本书据百衲本(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点校，并参他本校勘，不少地方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删字用圆括号表示，增字用方括号标出。

## 目 录

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1
卷二	魏书二	文帝纪第二	32
卷三	魏书三	明帝纪第三	54
卷四	魏书四	三少帝纪第四	70
卷五	魏书五	后妃纪第五	92
卷六	魏书六	董二袁刘传第六	101
卷七	魏书七	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	130
卷八	魏书八	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	141
卷九	魏书九	诸夏侯曹传第九	159
卷十	魏书十	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	182
卷十一	魏书十一	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第十一	197
卷十二	魏书十二	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	218
卷十三	魏书十三	钟繇华歆王朗传第十三	231
卷十四	魏书十四	程郭董刘蒋刘传第十四	251
卷十五	魏书十五	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273
卷十六	魏书十六	任苏杜卷仓传第十六	287
卷十七	魏书十七	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302
卷十八	魏书十八	二李臧文吕许典二庞阎传第十八	310
卷十九	魏书十九	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	322
卷二十	魏书二十	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	335
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	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	345
卷二十二	魏书二十二	桓二陈徐卫卢传第二十二	366
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	和常杨杜赵裴传第二十三	378
卷二十四	魏书二十四	韩崔高孙王传第二十四	391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	辛毗杨阜高堂隆重传第二十五	400

卷二十六	魏书二十六	满田牵郭传第二十六	413
卷二十七	魏书二十七	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	422
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颙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432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第二十九	456
卷三十	魏书三十	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476
卷三十一	蜀书一	刘二牧传第一	495
卷三十二	蜀书二	先主传第二	498
卷三十三	蜀书三	后主传第三	511
卷三十四	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第四	517
卷三十五	蜀书五	诸葛亮传第五	519
卷三十六	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535
卷三十七	蜀书七	庞统法正传第七	543
卷三十八	蜀书八	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548
卷三十九	蜀书九	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	556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第十	562
卷四十一	蜀书十一	霍王向张杨费传第十一	570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	杜周张杜许孟来尹李谯颖传第十二	577
卷四十三	蜀书十三	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589
卷四十四	蜀书十四	蒋琬费祎姜维传第十四	596
卷四十五	蜀书十五	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603
卷四十六	吴书卷一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	615
卷四十七	吴书卷二	吴主传第二	628
卷四十八	吴书卷三	三嗣主传第三	648
卷四十九	吴书卷四	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668
卷五十	吴书卷五	妃嫔传第五	674
卷五十一	吴书卷六	宗室传第六	679
卷五十二	吴书卷七	张顾诸葛步传第七	686
卷五十三	吴书卷八	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700
卷五十四	吴书卷九	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708
卷五十五	吴书卷十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722
卷五十六	吴书卷十一	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十一	732

---

卷五十七	吴书卷十二	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	739
卷五十八	吴书卷十三	陆逊传第十三	753
卷五十九	吴书卷十四	吴主五子传第十四	763
卷六十	吴书卷十五	贺全吕周钟离传第十五	771
卷六十一	吴书卷十六	潘濬陆凯传第十六	780
卷六十二	吴书卷十七	是仪胡综传第十七	788
卷六十三	吴书卷十八	吴范刘惇赵达传第十八	792
卷六十四	吴书卷十九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第十九	796
卷六十五	吴书卷二十	王楼贺韦华传第二十	809
上三国志注表			819

# 三国志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sup>①</sup>。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sup>②</sup>。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sup>③</sup>。嵩生太祖。

①《曹瞒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瞒。王沈《魏书》曰：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士，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②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长子伯兴，次子仲兴，次子叔兴。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顺帝即位，为小黄门，迁至中常侍大长秋。在省闼三十多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其所称荐，若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碑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嵩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交，所不当为，请免官治罪。帝曰：“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乃寝嵩奏。腾不以介意，常称叹嵩，以为嵩得事上之节。嵩后为司徒，语人曰：“今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腾之行事，皆此类也。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费亭侯，加位特进。太和三年，追尊腾曰高皇帝。③《续汉书》曰：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为司隶校尉，灵帝擢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黄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颂《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sup>①</sup>；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sup>②</sup>！”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sup>③</sup>，征拜议郎<sup>④</sup>。

①《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喫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②《魏书》曰：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由是名声益重。《续汉书》曰：玄字公祖，严明有才略，长于人物。张璠《汉纪》曰：玄历位中外，以刚断称，谦俭下士，不以王爵私亲。光和中为太尉，以久病策罢，拜太中大夫，卒，家贫乏产业，柩无所殡。当世以此称为名臣。《世语》曰：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③《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④《魏书》曰：太祖从妹夫铺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强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

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sup>①</sup>。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sup>②</sup>。顷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sup>③</sup>。

①《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

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sup>②</sup>《魏书》曰：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姿。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都，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sup>③</sup>司马彪《九州春秋》曰：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贵）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讐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边章、韩遂杀刺史郡守以叛，众十余万，天下骚动。征太祖为典军校尉。会灵帝崩，太子即位，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sup>①</sup>，卓未至而进见杀。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sup>②</sup>。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sup>③</sup>。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sup>④</sup>，是岁中平六年也。

<sup>①</sup>《魏书》曰：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sup>②</sup>《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sup>③</sup>《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

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④《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sup>①</sup>、豫州刺史孔璋<sup>②</sup>、兗州刺史刘岱<sup>③</sup>、河内太守王匡<sup>④</sup>、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sup>⑤</sup>、山阳太守袁遗<sup>⑥</sup>、济北相鲍信<sup>⑦</sup>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①《英雄记》曰：馥字文节，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于时冀州民殷盛，兵粮优足。袁绍之在渤海，馥恐其兴兵，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书与绍，道卓之恶，听其举兵。②《英雄记》曰：汜字公绪，陈留人。张璠《汉纪》载郑泰说卓云：“孔公绪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③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④《英雄记》曰：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乡里。起家，拜河内太守。谢承《后汉书》曰：匡少与蔡邕善。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⑤《英雄记》曰：瑁字元伟，玄族子。先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⑥遗字伯业，绍从兄。为长安令。河间张超尝荐遗于太尉朱俊，称遗“有冠世之懿，干时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纵；若乃包罗载籍，管综百氏，登高能赋，睹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俦。”事在《超集》。《英雄记》曰：绍后用遗为扬州刺史，为袁术所败。太祖称“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语见文帝《典论》。⑦信事见子勋传

二月，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璋屯颍川，馥在邺。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将据成皋。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

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夜遁去。荣见太祖所将兵少，力战尽日，谓酸枣未易攻也，亦引兵还。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铺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sup>①</sup>。至厔、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sup>②</sup>。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sup>③</sup>。

①《魏书》曰：兵谋叛，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其不叛者五百余人。②《魏书》载太祖答绍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③《魏书》曰：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二年春，绍、馥遂立虞为帝，虞终不敢当。夏四月，卓还长安。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

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sup>①</sup>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① 眇，申随反。

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sup>①</sup>。毒闻之，弃武阳还。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sup>②</sup>。

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卓将李傕、郭汜等杀允攻布，布败，东出武关。傕等擅朝政。青州黄巾众百万人入兗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sup>③</sup>。信乃与州吏万

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兗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sup>①</sup>。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

①《魏书》曰：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孙臏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乃行。②《魏书》曰：於夫罗者，南单于子也。中平中，发匈奴兵，於夫罗率以助汉。会本国反，杀南单于，於夫罗遂将其众留中国。因天下挠乱，与西河白波贼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诸郡为寇。③《世语》曰：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④《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见檄书，呵之罪，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贼乃退走。

四年春，军鄖城。荊州牧劉表斷太祖糧道，太祖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余賊及於夫羅等佐之。太祖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太祖救之，與戰，大破之。太祖保封丘，遂圍之，未合，太祖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余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东。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谯，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sup>①</sup>夏，使荀彧、程昱守鄖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鄴，謙將曹豹與刘备屯鄴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陽，所過多所殘戮<sup>②</sup>。

①《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

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輶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②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阵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sup>①</sup>。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还鄄城。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于是绍使人说太祖，欲连和。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冬十月，太祖至东阿。

是岁谷一斛五十万余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陶谦死，刘备代之。

①袁蹕 《献帝春秋》曰：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

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会吕布至，又击破之。夏，布将薛兰、李封屯巨野，太祖攻之，布救兰，兰败，布走，遂斩兰等。布复从东缗与陈宫将万余人来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sup>①</sup>。布夜走，太祖复攻，拔定陶，分兵平诸县。布东奔刘备，张邈从布，使其弟超将家属保雍丘。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遂东略陈地。

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①《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余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

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

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sup>①</sup>，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sup>②</sup>。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沛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sup>③</sup>。

①《献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阳，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使张扬缮治宫室，名殿曰扬安殿，八月，帝乃迁居。②《献帝纪》曰：又领司隶校尉。③张璠《汉纪》曰：初，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天子之东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sup>①</sup>。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张济自关中走南阳。济死，从子绣领其众。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sup>②</sup>。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抄，公击破之。绣奔穰，与刘表合。公谓诸将曰：“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遂还许<sup>③</sup>。

袁术欲称帝于淮南，使人告吕布。布收其使，上其书。术怒，攻布，为布所破。秋九月，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